

解读华庆

文：Heinz Thiel

译：肖潇

十二张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大型油画呈现在华庆的“环铁工作室”里，这十二张生肖油画是华庆为“2012年汉诺威中德艺术展览-特地”打造的。生肖，作为中国传统属相文化，是中国代表艺术家华庆展示给欧洲观众最直接的中国艺术语言。

艺术家在此之前就创作了很多以动物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在他画室中这十二张大型生肖油画作品的旁边依然还能看见很多类人猿似的动物雕塑。看起来，至少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类人猿仿佛是华庆最喜欢的动物。

由他创作的所有十二生肖油画都具有黑色的背景。在这黑色的背景上除了生肖动物之外还充满着不计其数的白色或灰色油画颜料书写的数学、物理公式。油画大小则根据被描画动物的动作及体型而定，故尺寸横竖不定。利用表现派手法描画的动物并不抽象，观者能在第一时间分辨出动物的种类，斑马，人猿，火鸡，狼...华庆抛弃了传统生肖图像的表现方式，而为这十二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始至终都是谦逊，乖巧，善良以及友好的“家禽”生肖赋予了新的“姿态”，即野性和残忍。这一长久以来被掩盖在一种文化下个性的真实表达是华庆为我们讲述的“新十二生肖故事”。

从一匹听话温顺的马到在非洲草原自由奔跑的斑马，从一只每天为我们啼鸣的公鸡到野火鸡，通过它庞大的体积以及鲜红下垂的头颈部皮肤，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动物本身具有的力量与野性的本能。在刻画野性主题时使用的写实绘画手法赋予了动物们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个性，但是同时却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生命本质真实的存在。

就算它们不属于我们生活中的世界，比如斑马，野火鸡或者人猿，那么它们至少属于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设想。在画布上跳跃的动物们都被华庆赋予了一双人的眼睛，它直直地盯着我们，没有半点的羞涩与畏惧。就像大多数中国人看外国人的眼睛。它仿佛在问我们，“难道动物就没有人类聪明吗？”从谦逊善良的传统生肖形象到动物残忍野性与自私的另一面揭发，形式上虽然是画家在说动物，但是同时却影射到人类的问题，“动物就不具备人性吗？我们敢说人就不具有动物残忍野性与自私的一面吗？”作为油画背景的除了一只黑板就别无他物了，在黑板上艺术家用白色或者灰色写满了数学与物理公式，让观者第一时间联想到学校里的教学黑板。华庆说所有的公式都是从教科书中抄写下来的，大部分推理公式出自于牛顿与爱因斯坦的物理与数学思想论证。这两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率先改变了欧洲，推动了欧洲自然科学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他们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法先后统一出了新的物理理论。这两位科学家不仅开创了人类在自然科学历史上的新认识，而且还背负着与当时统治阶级作抗争的压力。爱因斯坦是自然科学界内第一个提出相对论的人，但是在当时社会却没有被人接受。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如今同样表现在华庆的油画布上，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他仍不放弃，努力说服着别人与自己。

“动物也是善良宽和的”华庆继续说着。他用不同的手法将动物这种本性转载在人类身上，转而又将这种本性牵回到动物的身上。就像科学家们现在发现有关动物与人类基因存在相同部分的推论与结果一样。

在采访结尾时，华庆无意中提到了代理他作品的欧洲画廊。由此牵涉出他艺术生涯中不得不提的一段经历。华庆在斯洛文尼亚度过了十几个年头（1987-1999），这段时间正是欧洲政治历史上的白色时段。作为中国的艺术家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在战争中被摧垮的南斯拉夫。政府的武力以及战争的残忍在席卷了欧洲大陆的同时也改变了华庆的艺术风格以及对艺术的重新认识甚至最平常的生活。他至今在斯洛文尼亚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较轻松的越过边境，购买到日常生活必需品，他还持有当地的护照。这种在外国的亲身体验是华庆创作“新十二生肖”的情感背景，而在中国，十二生肖则是交流的最初方式。“中国人都喜欢互问生肖属相。”他说。

在交流中还插入了一段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小插曲。清晰细致的艺术呈现方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给中国画家华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说服别人需要力量，而就是这种力量我希望能清楚表达出来。”他总结出关于生活，关于摆放在我们眼前的巨型生肖油画。